





湘鄉

蕭智漢

雲澤氏纂輯

男秉信明甫氏校

下平聲

七陽

王氏

系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宗敬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為氏八世孫錯為魏將軍生賁為中大夫賁生淪為上將軍淪生息為司寇息生恢封伊陽君生元元生頤皆以中大夫名不就生翦秦大將軍生賁字典武陵侯生離字明武城侯二子元威元避秦亂遷於琅邪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字子陽漢諫大夫始家臯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里生駿字偉山御史大夫二子崇游崇字德禮大司空扶平侯生遵字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家

伯業後漢中大夫義鄉侯二子昔音音字少元大將軍掾四子謹獻典融融字巨偉二子祥覽覽字元通晉宗正卿即邱貞子六子栽基會正彥琛栽字士初撫軍長史襲即邱子三子導穎敏導字茂宏丞相始興文獻公六子悅恬劬洽協蒼洽字敬和散騎侍郎二子珣珣字元琳尚書令前將軍諡曰獻穆五子宏虞柳孺曇首曇首宋侍中太子詹事豫寧文侯二子僧綽僧虔僧綽中書侍郎襲豫寧愍侯生儉字仲寶齊侍中尚書令南昌文憲公生騫字思寂梁給事中南昌安侯生規字威明左戶尚書南昌章侯生衰衰字子淵後周光祿大夫石泉康侯生肅字玉鉉隋安都通守石泉明威侯子宏讓宏直正字士則晉尚書郎三子廙曠彬彬字世儒尚書右僕射肅侯二子彭之彪之彪之字叔武尚書令諡



曰簡二子越之臨之臨之生納之皆御史中丞納之生  
准之字元魯朱丹陽尹生輿之征虜將軍生進之梁左  
衛將軍建寧公生清安南將軍中盧公生猛又太原王  
氏出自離次子威漢揚州刺史九世孫霸字儒仲居太  
原晉陽後漢連聘不至霸生咸咸十九世孫澤字季道  
鳳門太守生祖字文舒魏司空京陵穆侯二子渾濟渾  
字元冲晉錄尙書事京陵元侯生湛字處冲汝南內史  
生承字安期鎮東府從事中郎藍田縣侯生述字懷祖  
尙書令藍田簡侯生坦之字文度左衛將軍藍田獻侯  
生愉字茂和江州刺史生緝散騎侍郎生慧龍後魏寧  
南將軍長社穆侯生寶興龍驤將軍生瓊字世珍鎮東  
將軍四子遵業廣業延業季和號四房按大房王氏唐  
吏部員外郎履仁其後也又第二房王氏唐武城尉昱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二

其後也又河東王氏唐太常少卿統其後也又烏丸王  
氏霸長子殷後漢中山太守食邑祁縣四世孫寔三子  
允隗懋懋後漢侍中幽州刺史六世孫光後魏并州刺  
史生罔度支尙書護烏丸校尉廣陽侯因號烏丸王氏  
生神念北齊亡徙家萬年又罔五世孫元政唐太常博  
士仲翔其後也又中山王氏亦出晉陽永嘉之亂涼州  
參軍王軌子孫因居武威威姑臧五世孫橋字法生侍御  
史贈武威定王生獻封中山王號中山王王氏後徙樂陵  
汾州長史王滿亦太原晉陽人生大璫又華陰王氏後  
徙京兆新豐武后相孝傑其後也又京兆王氏出自姬  
姓周文王少子畢公高之後封魏至昭王彤生公子無  
忌封信陵君無忌生閒憂襲信陵君秦滅魏閒憂子卑  
子逃難於太山漢高祖名爲中涓封蘭陵侯時人以其



故王族也謂之王家卑子生悼悼生賢濟南太守宣帝  
徙豪傑居霸陵遂爲京兆人賢七世孫黨上郡太守卑  
子九世孫遵字子春後漢河南尹上樂莊侯遵生魴魴  
孫康康生湛湛生鵠魴別孫景生均忠均八十孫罷至  
易從徙居汲郡按通志云王氏天子之裔也所出不一  
有姬姓之王有媯姓之王有子姓之王有虜姓之王若  
琅邪太原之王則曰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  
其子宗恭爲司徒時人號曰王家若京兆河間之王則  
曰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萬封魏後分晉爲  
諸侯至王假爲秦所滅子孫分散時人號曰王家或言  
魏至昭王彤生無忌封信陵君信陵生間憂間憂生卑  
子秦滅魏卑子逃於秦山漢高帝名爲中涓封蘭陵侯  
時人以其王族也謂之王家此皆姬姓之王也出於北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海陳留者則曰舜之後也其先齊諸田爲秦所滅齊人  
號爲王家此媯姓之王也出於汲郡者則曰王子比干  
之後此子姓之王也出於河南者則爲可類氏出於馮  
翊者則爲鉗耳族出於營州者本高麗出於安東者本  
阿布思此皆虜姓之王也以其所出旣多故王世之族  
最爲蕃盛云

歷代名賢

周

蠲

齊之畫邑人齊湣王時燕之初入齊聞蠲賢令軍中  
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蠲之故已而使人謂蠲曰齊  
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蠲固謝燕人曰子  
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蠲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  
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



今又劫之以兵爲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生而不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斗**齊人也斗造門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主于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王忿然作色不悅有間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去之焉能有四焉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四

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騏驎騷耳王之馳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謝曰寡人有罪於是舉士五人治官齊國大治

**王生**

與張柳朔並爲范吉射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吉射

使爲柏人吉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遠之及晉圍柏人土吉射出奔齊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名鬼谷子楚人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顏如童少今  
伊陽城東南八里有石洞存焉蘇秦張儀嘗受書於此三  
年辭去鬼谷曰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日之浮榮惜哉  
鬼谷居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或曰嵩高之陽城亦有  
鬼谷

趙簡子之御善御晉伐鄭簡子自矜其功良亦矜焉

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

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  
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  
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賁  
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  
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  
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五

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  
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  
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  
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  
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  
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  
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  
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  
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  
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  
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  
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  
萬人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



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闕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怙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鄢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六

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

式

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

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摠衣登堂



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邱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旣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尙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邊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

**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七

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名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邛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泣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



爲大將軍輔政自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肅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絕之號爲三王

**沛**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爲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八

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

**袁**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

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名見誦讀益名高材劉向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名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



請與相見使褻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閩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褻旣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褻有軼材上迺徵褻旣至詔褻爲聖主得賢臣頌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褻對及之上令褻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從褻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褻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褻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

氏姓譜

卷二十一

七陽

王氏

九

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太子喜褻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褻往祀焉褻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王** 濟南人也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顛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貴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官館馳道修治供張辨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爲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爲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爲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敬侯



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時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  
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  
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以諫王賀雖不遵道然  
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愆中尉甚忠數  
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  
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  
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卽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  
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  
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  
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十

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  
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  
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  
嘗以爲念王旣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  
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  
王大惡皆下獄誅惟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  
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  
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  
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  
得失上以其言迂濶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  
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  
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  
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



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  
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卽位遣使者徵貢  
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

**王**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收羊澤中尊  
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  
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  
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尙書論語畧通大義復名  
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  
太守察尊廉補遂西掖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  
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  
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管我尊  
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  
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贛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十一

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  
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  
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疆扶弱宣恩  
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  
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  
又出教勅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起自  
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闕內不理  
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  
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  
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汚不軌一郡  
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  
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  
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



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  
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  
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  
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闕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  
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  
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  
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  
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  
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  
爲東平相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  
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  
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  
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主

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名勅腹長大王  
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  
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  
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  
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  
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  
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  
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  
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  
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  
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  
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  
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



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汗宰相權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三歲坐選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慢姍嫌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先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寢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闕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



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捐循貧弱鉏耜豪彊  
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  
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拔養姦軌上于王法下亂吏治并兼  
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  
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悅服尊攬劇  
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  
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  
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  
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  
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摔搏其頰兄子闕拔  
刀欲剉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  
公事建書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書奏天  
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南

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  
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  
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教止尊尊終不肯  
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  
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  
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  
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屐  
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  
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  
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更弱不勝任免

商 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  
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商少爲太子中  
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



身無所受居喪哀慄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卽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七

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彤素善吏宜以爲後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獨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



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  
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  
徵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  
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  
商私怨懟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  
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  
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  
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  
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諄大臣節故  
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  
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  
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今商無尺寸  
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六

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  
人怨懟之端宜窮意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  
意欲有秦國卽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  
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卽獻有身  
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迺  
因怨以內女其奸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  
亞夫以爲卽得雜陽劇孟闕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勢  
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  
之至親戚畔之閭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  
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  
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  
秋卽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  
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



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亦劾商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  
曰弗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  
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爲丞相出  
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於大辟  
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  
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  
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  
免相三日發病毆血薨謚曰戾侯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殿門  
失闌免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爲長  
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各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  
大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爲大鴻臚  
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七

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  
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因薦儒者公  
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  
柄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宏上書告東平  
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  
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  
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  
本章掇去宋宏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  
爵闕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迺先使皇后父孔鄉  
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  
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  
餘並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思於賢等不已宜暴賢  
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



義然後迺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讙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篤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脈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夫

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尙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名



嘉誥尙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棟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畧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允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名嘉詣廷尉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九

職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闕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名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服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寬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



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  
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  
船詣獄上聞嘉生自詣吏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  
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  
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  
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願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  
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  
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  
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  
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  
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  
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毆  
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

氏姓譜

卷十一

陽

王氏

手

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  
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  
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忠侯  
成不知何郡人也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  
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  
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  
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  
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  
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  
多以爲虛名云

王

字顏卿潁州舞陰人也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夏

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衆數萬人以常  
爲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邛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



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邛收散卒入婁谿劫峒  
鍾龍間衆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遂北至  
宜秋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  
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卽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  
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邛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  
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  
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卽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  
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  
還具爲丹邛言之丹邛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  
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  
日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乘間篡位旣有天下而政令  
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  
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  
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尙至夷覆况今  
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  
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  
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  
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卽  
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  
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邱賜及諸將議立宗室惟常與南  
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邛等不聽及更始立  
以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還入昆陽  
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  
守事令專命誅賞封爲鄧王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  
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常將妻子詣洛陽肉



祖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  
更艱厄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  
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  
賴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  
心失望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目明  
今得見闕廷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  
不憂南方矣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爲羣臣言常以  
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爲知命侯與吾相遇  
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爲左曹封山桑侯後帝於大  
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  
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志南擊鄧奉董訢令  
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  
拔湖陵又與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

氏姓譜

卷二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  
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  
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六年春徵  
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  
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卽拜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  
絕席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囂遣將過烏氏常要  
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  
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十二年薨於屯所諡曰節侯子廣  
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父爲郡決曹掾霸  
亦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  
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  
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



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  
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在軍  
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  
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  
曰潁川從我者皆迹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  
起光武在薊郡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  
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據而退光武卽南馳  
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虜沘河候吏  
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  
霸恐驚衆欲且前沮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  
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  
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  
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  
正爵闕內侯旣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  
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官傅俊共營霸獨善撫  
士卒死者脫衣以歛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卽位以霸  
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並將臧官傅俊兵而以官  
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四年秋帝幸譙使霸  
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  
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  
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  
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  
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  
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  
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



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濶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大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議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語

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爲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與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峙不尅十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是時盧芳與匈奴烏相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相大小數百十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相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年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而卒



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爲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旣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爲梁功及卽位議遷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爲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尙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旣至赦之月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七

城文陽拔之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鬻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爲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爲人興利旅力旣愆迄無成功百姓怨讟設者謹諱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爲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卒於官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墮蠟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



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浮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闕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練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練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緘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美

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於家

良

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

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掾無書恢



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詔以元纁聘之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字敬伯**廣漢鄆人也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各迹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爲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尅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卽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尙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卽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遣令薄斂瓦棺以葬

氏姓譜

卷十一

七男

王氏

三

**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



墻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  
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  
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  
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  
守永元中病卒於家

**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  
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  
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  
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  
餘篇以論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  
許時短討譴物情足以觀當時風政焉後度遼將軍皇甫  
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  
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旣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天

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  
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  
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龔**

宇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

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尙書建光  
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  
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  
明初到龔不卽名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  
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  
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  
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奉  
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  
爲大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



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逼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  
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  
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前  
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  
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  
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  
失衆橫爲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  
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究之義纖微感舉輒引分決是以  
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  
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  
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尙獲戾馮唐訴其寃時君善之列  
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搗無違  
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无

時也商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  
骨卒於家于暢

龔

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

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

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

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詣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

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

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名以補吏允

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

薦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

於立功嘗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弟

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

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



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  
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  
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忿怨以事  
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  
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  
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惡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  
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  
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  
就檻車旣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  
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書奏得以減死論  
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  
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各姓轉側  
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官名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卽位拜太  
僕再遷守尙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尙書令如  
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  
以從旣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  
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尙留洛陽朝政大  
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  
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  
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尙書鄭公  
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  
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  
欲分路征車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  
瑞爲僕射瓚爲尙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  
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



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東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尙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催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拍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若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小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朱翼爲左



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貴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由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嘗惟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惟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中有事宜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據考收捕遂殺數千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詎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而死

中興

字仲通樂浪詔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

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闕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闕與郡決曹吏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列侯闕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闕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



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  
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  
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  
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合樂俊復  
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尙二  
十餘年不卽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  
猶可且薪被兵草方興役力勞怨旣多民不堪命宜須平  
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  
門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佗役不  
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  
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常修浚儀功業有成  
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  
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里景乃南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邊衝要疎  
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  
備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詭澹  
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  
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  
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兼錢建初  
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欲令車駕  
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  
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誠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  
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  
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  
孫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  
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



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於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元基云

**○**字稚子廣漢郡人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尙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尙書讀律令畧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鄽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温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畧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

氏姓譜 卷二十一 七陽 王氏

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寃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爲渙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歛致奠醴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宏農民庶皆設樂枝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敍歌薦之

**○**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爲郎後避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詩賦

銘書凡二十六篇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于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



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迺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書**

子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

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卽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並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

氏姓譜

卷二十一

七陽

王氏

書

二物忱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並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往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忱休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忱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釐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授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



憲故殺之愧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名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劉**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以其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集

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有八

**喬**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嘗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人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上方詎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名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敬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復聲焉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

**上黨**人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



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噉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

**和**北海人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

**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聞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

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東海**人舉孝廉歷官中散大夫後棄官入山修道既成漢桓帝連徵不出俾郡國逼載至京閉口不語乃題四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七

百餘字於宮門皆言方來事削去復見後還鄉居太守陳耽家四十餘年舉家無恙一日忽語耽曰吾期運當去知其化具棺衾歛之忽失其尸衣冠不動若蟬蛻耳

**吉**子以孝廉為郎因薦轉諫議大夫累遷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皆有能名時稱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後代薛宣為御史大夫

**駿**子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中為御史大夫平帝初拜大司空封扶平侯時王莽秉政崇謝病避莽莽遣就國歲餘卒自吉至崇世以清廉名

**扶**掖縣人少修節行客居不以所在人化其德太傅鄧禹辟致之杖策歸鄉里後拜議郎永平中劉復著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龍**守南郡於襄陽鑿蠻水于木里溝灌田六千餘頃襄



中遂爲天下膏腴

**益州**刺史欲宣風化於衆庶命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選少年者以鹿鳴之聲歌之

**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

奮勵威猛豪右大震納功曹張敞諫更崇寬政教化遂行

**汝南**人少爲范滂許章所知公車徵之不至避地武陵歸之者百餘家獻帝都許徵爲尙書後辭終於武陵曹操下荆州自臨江迎其喪改葬江陵

**世容**治無雙

**陽城**人常居宛谷中武帝元封二年登嵩高山見一

仙人耳出頭頂下垂至肩帝因問之仙人曰聞此山有石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不見時興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聞之乃採服不息後爲蒲江主簿聞縣境有仙靈窟宅遂棄官隱於秋長山山有洞穴中藏千餘歲金蟾世傳見之者當得道又有瓊花樹花開卽有昇仙者興居此修煉九載忽瓊花吐艷金蟾躍出遂入洞遇金液之丹拜而服之卒如其兆

三國

**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父母以社日亡來

歲鄰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

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名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

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



廉修讓邴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  
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殺融謂左右曰能言難來惟  
王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修守  
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爲營壘不肯應發調修獨  
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修撫慰  
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修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  
願修以免袁譚在青州辟修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  
短修後獻以事當死修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  
又辟修除卽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尙有隙尙攻譚  
譚軍敗修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  
之敗劉詢起兵深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  
孤之不德耶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  
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亮

以統爲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尙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  
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修計安出修曰  
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  
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遂  
與尙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旣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  
引軍攻譚於南皮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  
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  
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  
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  
嘉其義聽之以修爲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惟  
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之忠  
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  
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



南皮閔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國旣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修以爲時未可行太祖探其議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修聞變各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頃之病卒於官

**陶**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邱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爲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孫策渡

氏姓譜

卷二十一

七陽

王氏

早

江畧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及文帝踐阼改爲司空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也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屣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



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並取蜀不期議以爲不可帝納之黃初中鵠集靈芝池諸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又上疏諫之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並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星

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官就館者少朗上疏曰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帝手詔褒之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

黃初

字子雍朗子也年十八從宋忠讀太元而更爲之解

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眞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  
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  
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  
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  
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  
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  
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王以水雨艱劇之  
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  
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  
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  
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  
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  
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聖

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槐欽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  
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  
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  
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  
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而追謚曰  
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  
間官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諫之  
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  
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  
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宏恭石顯之  
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  
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  
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



介麟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闕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於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明年春鎮東將軍母邱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威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闕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並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猿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望

勳前朝改封恂爲承子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蔡

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壘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

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祭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祭在門倒屣迎之祭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少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知



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渭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交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典造制度粲恒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否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碁

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碁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道病卒年四十一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

**田**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偏也及成都旣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積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材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益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



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于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觀**字偉臺東郡廩邱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鄧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祚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勅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于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彼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墨

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名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並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於家遣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諡曰肅侯子惔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勲前朝



收封悝爲膠東子

**昶**

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

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砍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卽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三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復作書戒其子姪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異

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潑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特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名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



范句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兒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唱

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澁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願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惡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汗染固已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繇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穎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



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志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尙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吳

中轉任徐州封武觀亭侯選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旣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三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秦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短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續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至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



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邱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待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並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名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異

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諫之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而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鬻卒起痲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



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尙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郎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備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諳基量進趣之宜基對以兵出利未可必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景王納其言高貴卿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母邱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五

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尙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諂基亭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畧人民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乎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



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諂基歛軍堅壘基累啟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邱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指迎唐咨等子弟因襲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闕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



今賊先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綰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尊位增邑千戶並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壯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緩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五

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晉室踐狀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旣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及老子爲尙書郎年二十餘卒

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



恩至於此

**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尙書郎去官孫休卽位與賀郁薛瑩虞汎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爲夏日監軍孫皓初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逆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臬之殿堂尸骸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蓋

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廷皆作隄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字**

**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



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名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母邱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已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丈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焉

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勿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陸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床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元玉佩衛氏玉缺綬笥皆勿以歛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



二丈樽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籍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糒脯各一盤元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葬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行言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也其子皆奉而行之秦始皇五年薨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明年策諡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

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蓋

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名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卽邱子邑六百戶秦始末除宏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床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年七十三諡曰貞有六子

覽長子也字士初撫軍長史弟基字士先治書御史弟會字士和侍御史弟正字士則尙書郎弟彥字士治中



護軍弟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葬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別有傳

**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門下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武帝卽王位加給事中沉以才望顯名當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美

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尙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葬田一頃諡曰元明年帝追思沉勲詔曰博陵元公沉蹈德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實有翼亮佐世之勳其贈沉司空公以寵靈旣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勳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沉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咸寧中復追封沉爲郡公

**良**

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儼高亮雅

直爲文帝司馬東闕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



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  
斬之哀少立操尙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  
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  
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  
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  
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  
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  
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  
告哀求屬令哀曰鄉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鄉  
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  
豉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邱合以爲  
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罄折而立云門生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七

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  
爲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獨以爲必當自達拔  
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  
葬於洛陽哀後更嫁其女彥弟馥間哀哀曰吾薄志畢願  
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  
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  
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  
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  
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  
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爲人之所  
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  
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盛  
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渾】字元會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授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飢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渾不尙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尙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諫曰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吳

兵非是舊典皆令阜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壓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璋璋不敢徧俄而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官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於遠近明詔冲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從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尙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寬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



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尙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諡曰元長子尙早亡次子濟嗣

**澹**字士治宏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澹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澹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澹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澹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五

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澹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澹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澹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澹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澹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宏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澹爲益州刺史澹設方畧悉誅宏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澹有奇畧乃密表留澹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澹修舟艦澹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



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枋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枋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惟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尅之擒其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

氏姓譜

卷八十一

北陽

王氏

李

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牒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尅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尅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尅梁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許送降文於濬壬寅濬入於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



得銜壁牽羊大夫哀服士輿櫬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  
虔等二十一人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受壁焚櫬送於京  
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  
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  
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  
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苑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  
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  
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  
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  
遣信要令覲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  
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  
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  
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空

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  
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勲簡在朕心  
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  
天下濬上書自理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  
表曰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  
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輒  
公文上尙書具列本末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况臣脆弱  
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  
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  
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  
大喜謂必能然後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  
去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遁去左右劫奪財物畧取妻妾放  
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



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紀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畧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全

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渾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旣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旣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卽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肯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勅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被尉舊校惟伍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



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滂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冀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合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還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奎

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諡曰武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予矩嗣

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



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知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元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衮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龔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齋

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尙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戎在職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尙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澹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



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內外戎誠繇曰大事之後當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今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愷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戎壻裴頠誅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繇曰濬冲譎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旣而

氏姓譜

卷六十一

七陽

王氏

蓋

河間王頡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斜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煥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晋室方亂慕遠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寮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致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永興二年薨于郊縣時年七十二諡曰



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  
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  
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綬綬如東長竿  
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  
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

**戎**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  
良久旣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  
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  
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  
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  
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  
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泰始  
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尙書

氏姓譜

卷二十一

七陽

王氏

戎

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惟雅詠元虛  
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  
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  
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  
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  
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遷尙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  
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  
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  
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特以化生萬物特以成形  
賢者特以成德不肖特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  
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  
旣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  
當世妙善元言惟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尙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旣廢有司奏衍曰衍不能守死善道卽求離婚得太子手書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李

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患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鋼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尙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帥累遷尙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尙書令司空司徒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尙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



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勤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可當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時年五十六衍儔秀有合望希心元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嘗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尙如此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矣

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敞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大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敞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母輔之等亦豫焉酬讎縱誕窮懽極娛惠帝末衍自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畧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



出算畧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覈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弼天門太守扈瓌次於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邱邈討之爲遂所敗曾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名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床而謂澄曰何與杜弼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亮

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於絕帶乃登於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特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敦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復澄將官諡曰憲

儒史

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父蔚世修

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鉞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元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



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議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惟裴頌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尙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元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陳所見冀有覺悞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稽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蕩陰之役百官奔北惟稽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半

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暉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暉尙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尙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瞻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河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核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于近期刊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

風鑒

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

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



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卽邱子司空劉寔尋引爲東閣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尙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絕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願榮賀循此士之望未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七

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剋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宏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國將軍導上歲辭鼓蓋帝下令曰導德重勲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愨帝



卽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與座中因風景不殊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七

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鑿旣而鑿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鑿鑿闢懼覆師有司極法堊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諂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吏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名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



帝既而執之曰茂宏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尙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于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諡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諡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諡卿較常伯無爵不諡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諡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哀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三

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八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旣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



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元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核都苟宏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積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七四

疏遜位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聞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



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睭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賄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諡文獻

**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父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所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圭

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頽絕悅與導語恆以愼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恆爲母曹氏襃歛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

**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卽邱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旣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晒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棋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



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諡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尙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旣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元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畧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美

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旣與珣絕婚又離珣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尙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諡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尙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乙曰國寶雖終爲



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  
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  
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  
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  
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二年恭復舉兵假  
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  
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  
軍開府謚曰獻穆桓元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  
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  
子在朝宏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  
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  
會居之故也

**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  
**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  
**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七

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珣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  
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珣時尙幼講求半  
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  
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  
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  
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珣爲小令太元十三年  
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劭  
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温甚  
器之遷吏部尙書尙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  
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  
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  
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  
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飢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米  
作餽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尙書  
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蒼爲  
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  
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

**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  
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  
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服闋閣門守靜不交當  
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  
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  
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  
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旣聞其言不覺慄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矣

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  
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  
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  
姿容旣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  
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  
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  
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肉試之濟馬果躡而督  
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  
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  
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  
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  
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  
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尙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



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淨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圖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堯

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宏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承爵年三十尙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



部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  
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賤曰武昌實是江東  
要害之地急緩赴告駭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郵一朝  
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  
外形勢使闕闕之心不知所向且天道元遠鬼情難言妖  
祥吉凶誰知其故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  
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  
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毋憂去職服  
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  
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  
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  
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  
故尋遷散騎常侍尙書令將軍如故每受職不爲虛讓其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今

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  
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  
向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  
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  
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又豈  
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  
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旣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  
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  
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修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  
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  
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  
宇舊物不草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旣躋重位  
每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



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賤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曰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邱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諡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尙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尙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全

掾果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拷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允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尙刑名學著廢莊論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



繼菴竝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菁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遭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宏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全

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巖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康子及袁宏竝有疑難坦之標章拋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諡曰獻

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



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元相遇甯使與元語元正坐歛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元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元冥中之秀向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旣而甯使報元元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元時在江陵旣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元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元鞭門幹元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元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元憚而服焉往往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遊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乘醉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全

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諡曰穆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邪國侍郎時杜弼作逆江湖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疏奏帝深納之卽命中外戒嚴將自征弼會弼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于世鑒弟濤及弟子戴並有才筆濤字茂畧歷著作郎無錫令戴字庭堅爲著作郎並早卒

**字開山**

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

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瑾皆佑之謀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



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  
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竝有操行宜  
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  
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  
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  
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  
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  
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  
顛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  
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  
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  
尉頗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舍

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  
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  
匹錢十萬尋卒官諡曰穆子淡嗣歷位齋衛將軍侍中中  
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卞

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

祇辟爲掾後與兄庶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  
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詩華軼功封都  
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義興  
丙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  
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  
甚慟旣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日向哭伯  
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  
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謗謬亦非同黨



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慨也因敦然數敦曰兄抗旌犯  
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  
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那時王導  
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腳疾已來見天子尙欲不  
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  
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  
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  
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  
爲豫章太守彬之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  
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  
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  
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  
常人所及觀袁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

氏姓譜

卷六十一

七陽

王氏

金

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  
待之既不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  
籍之竝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  
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  
光祿勳轉度支尙書蘇峻平後改策新官彬爲大匠以營  
創勳勞賜爵闕內侯遷尙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  
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  
次彪之最知名

王彪之

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

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尙書  
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旣不足計自當  
任之於時至於趙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  
晞以爲司馬累遷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



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詠冤揚州刺史殷浩收毅付廷尉  
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  
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  
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  
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  
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  
遂從之轉吏部尙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  
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  
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  
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  
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趨用寒悴當令人才可  
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  
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余

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  
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  
潛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  
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欵誠  
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顧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  
以正義相裁無故恩惠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  
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  
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永和末多疾疫舊制  
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  
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  
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待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  
之旣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兵應  
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



文帝歲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遷尚書僕射以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時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何如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歛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七

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旣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會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旣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



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  
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  
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  
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  
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温遇疾  
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  
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  
頗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旣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  
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温  
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  
覽萬機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  
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  
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全

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  
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  
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  
遷尙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日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  
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官室彪之曰止可隨宜增益  
修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工力  
勞擾百姓邪安曰官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  
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爲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卒不改  
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  
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卽以  
光祿爲贈諡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

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



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周上心日夕諫諍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云

**長**字德敵廣漢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元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元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元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元道遂明長文通元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太康中蜀土荒饑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九

屈長文曰祿以義親非爲身也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韞以載車當時異焉卒於洛

**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晋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詣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晋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語曰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曲章



稍備乃名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  
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  
知中朝事數訪於隱並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  
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  
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  
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  
著述而文辭遜於父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年七  
十餘卒于家

**恭**

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

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恆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  
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  
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  
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卒

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數日仕官不爲  
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爲秘書丞轉中書郎未  
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  
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以恭后兄深相欽重  
時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  
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尙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  
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  
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琬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  
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  
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  
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  
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  
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



王坦之刁弊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  
辭而寔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  
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  
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  
起山陵罷朝歎曰椽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  
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  
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  
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  
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  
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  
諒聞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  
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  
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元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全

書大喜乃抗表京師劾國寶罪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  
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  
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  
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廐爲吳國內史令起兵于東會國寶  
死令廐解軍去職廐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  
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尙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  
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  
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  
曰尙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  
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  
堪桓元元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期同起京師時內外疑  
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箠  
中合銷漆之楷送于恭恭廢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



爲許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遁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尙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卽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驛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于葦席之下將奔桓元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恨于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

氏姓譜

卷十一

七陽

王氏

全

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元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卽于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皆遇害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宏以閹於穢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髻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閹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惟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擎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者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者之遂送之於夏口桓元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元執政上表理恭詣贈太保



至忌日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如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母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于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尙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

氏姓譜

卷八十一

七陽

王氏

七

後靳準將作亂謀之於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中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于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皆鄉閭名士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城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捉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  
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  
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  
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

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  
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向度未得至年十  
八乃密市利錘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  
向度行還伏草中度旣過談於橋上以錘斬之應手而死  
旣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  
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  
力爲太守孔廩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  
得人談不應名終于家

氏姓譜

卷二十一

七陽

王氏

齒

醉先臥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敦疑已便於臥  
處大吐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至都以敦議白  
敦卽與導俱啟明帝後以討賊功封番禺縣侯卒諡曰忠  
沛人學於赤城霍山服清精石飯吞日精丹景之  
法內見五臟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玉帝遣羽車  
迎之元甫乘雲駕龍白日昇天爲中嶽真人

堂元孫少有合望舉孝廉爲梓潼太守撫綏異俗得  
夷夏之心

居馬蹄山晉永嘉末中原大亂飢饉疫癘死者相繼  
篡於靜空飛章告天祈救生靈夜感神人告日子念生民  
吾得以盼子矣

氏姓譜卷八十一終



